

# 國防特輯

## 國防建設的先決問題

楊杰

和冬天告訴窮苦的人們缺少棉衣與火爐一樣，戰爭告訴我們，中國所缺少的，是現代的國防。

在平時，一般國民感覺不到國防的重要，正和窮人在夏天不需要棉衣一樣。一到戰爭降臨，大家纔知道我們應付戰爭的工具，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够，纔承認我們過去所做的和所完成的實在太少，我們所準備的實在太不充分。苦痛的種子是自己下的，苦痛的果實也要自己來吃。到今天，敵人把我們的大門關起來，把利刃放在我們的頸子上，我們不投降，它就要下毒手了。親戚朋友們，有的在遠遠的地方吶喊，有的在暗地裏惋惜，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能破關而入，將敵人趕跑。只聽從門裏伸進來一個細小的援助的指頭，然而我們所希望的，至少至少是一隻拳頭。在這個性命交關的時節，中國人纔大澈大悟了，纔懂得要想把敵人驅逐出境，必須「靠自己」的真理。於是，大家認爲非趕快建設國防不可了，祇有努力建設國防，充實國防，才能把敵人驅逐出境，才能收復失地，才能保證抗戰的最後勝利。

這種覺悟是進步的。是國民認識上的一大進步。實際上，這種建設國防的需要，如同叫花子在冰雪連天中需要一件棉衣，是最基本的一個起點，以後的問題還多得很。試問，我們需要一種甚麼樣式的國防呢？我們用什麼材料來建設這種樣式的國防呢？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完成這種樣式的國防建設呢？就拿做一件棉衣來作個比方吧，做棉衣首先需要棉花布疋，其次需要縫衣匠，其次需要機器，需要針線剪刀，假使這些東西都有了，縫衣匠還要問一問縫成那一種樣式。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預備今年穿，或是等到明年才穿，如果立等着穿，工作就要加緊，如果明年才穿，不妨延遲幾天，冬天過了再開始動手去做。

事情雖然不同，道理却是一樣的，叫花子眼看要凍死了，絕不會打算縫一件棉衣等到明年再穿；而我們中國正在大敵當前危存亡之秋，却有一種論調，說是戰後再着手國防建設。不知道我們憑藉着什麼能够安全地渡過到戰後！難道說戰爭期間就不需要國防？如果需要，爲什麼不馬上開始建設呢？

一定會有人提出質問：我們機械沒有，技術沒有，資本和幹部一樣都沒有，如何能够把國防建設起來呢？我們並不否認機械、技術、資本和幹部的重要性，相反地，我們也認爲這些條件十分重要。不過，這些條件是物質建設所必需的，除了物質建設，還有屬於精神方面的國防思想和國防理論建設。

過去，我們吃了理論的虧，一部中國文化史，大部分是腦子的成績，有人稱中國人爲有腦無

裏既然思想周到，不稍紊亂。而后「能得」，則射擊之目的，目標之命中。獲得自然之結果。如此歷練，則於槍林彈雨之中，戰鬥慘酷之際，無敵無我，毅然泰然，以盡瞄準殺敵之能事。

昔漢文帝時大將李廣，善爲射擊，一日出外射獵，於叢草中，偶見石一塊，誤疑爲虎，當於千鈞一髮之際，驀然一發，而沒及羽，此何故耶？蓋亦深通內外之道。雖千山萬嶽，一時崩裂，而不以爲意。怒濤奔瀾，轟然號鳴，而不改其容。霹靂旋頂上，而不驚。猛虎奔於身，而不動。故於緊急之際，仍能心平氣和，既向標的而立，神聖崇高，一無邪念，一無所求，心與武器，及標的三者，渾然一體，無思慮之境中，絲毫「不爲」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牽纏，故其心已定，心定，乃能氣聚，氣聚，乃能神凝，神凝，乃能智聰，智聰，乃能運用，聚精會神於目標之一點點準，向此一點開始射擊，自然獲得正確之命中，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今之射擊，何不此之務。

茲者，我國射擊教育，遠則仿照某國，近則效法某國，始以技術視之，徒責其術之拙，而督促其命中，則爲射手者，朝起，則憂其射擊演習之不中，夕寢，則慮其點數之不足，一經立於標的之前方，恰如牛羊之就屠，心身頓感，惟功利之是求，則於革命之武德，射擊之真目的，失之遠矣。余有感於此，因作斯篇。

(寄自成都軍校)

手的民族，祇會想不會幹，因此弄得精神文明，產業落後。大家從洋槍大炮的打擊之下覺醒以後，前進分子總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角度，提起白紙黑字的空談，就表示深惡痛絕。其實，外國科學的昌明和物質的進步，完全是腦和手並用的產物。我們有腦無手，固然趕不上別的國家，如具有手無腦，甚至連一點精神文明都創造不出來，我們在世界上也許要降到印第安人同等的地位了。我們要建設國防，做復興民族的工作，萬不能將腦子丟掉，我們需要改造它，使它與手合作，發生積極的效用，國防建設工作，是應當由理論的建設開始的，沒有正確的國防理論，我們的國防建設便沒有方向，沒有路線，沒有完善的步驟和方法。

中國因為物質文明落後了將近一百年，要想迎頭趕上，當然是很吃力的。在國防方面，更非一蹴可及。有些頑固的分子，他們的思想還停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階段，死守着軍備即是國防的觀念，認為只要有飛機大炮就可以打仗。他們不但不接受最新的軍事理論，甚至主張開口不談理論。在這般人的心目中，所謂國防建設，不過是多製造一些飛機大炮坦克而已。這實在是一種悲慘的現象。軍隊即是國防，這是拿破崙時代的陳腐觀念，早就應該送進古物陳列所了。想不到它還活生生地佔領着支配着部分中國人的腦子。在今天，國防已經形成一種系統完整的科學了，它早已和軍事的籠籠中伸長出新的枝葉，把軍事團圍地包圍起來，假如把國防比作一隻象，軍事並不就是象，它不過是象的鼻子罷了。如果不先把國防觀念弄清楚，用瞎子摸象的辦法去建設國防，那是非常危險的。

國防已經形成一種系統完整的科學了，我們應當學習這種科學，研究它並發展它。中國人的腳正在向前跑，腦子絕不能立定，更不能開倒車，大家必須研究這種新興的國防科學，運用國防科學的原理原則來建立我們自己的國防理論。這一步工作，是不需要很多的物質條件的，我們一方面努力解決國防建設所提出的機械問題，技術問題，以及資本和幹部問題，同時要努力建設中國的國防理論。國防理論確立了，才能打出一個合乎中國需要的模型，擬定一個建設國防的全盤計劃，然後再一步一步地把它完成。

如果大家撇開理論不談，一味去解決上面所說的機械，技術之類的問題，等到機械有了，技術有了，資本和幹部統統都有了，大家再聚訟一堂，意見紛歧，張三有張三的主張，李四有李四的計劃，最後還是要理論來決定去取的。與其到那時候再浪費時間，貽誤工作，何不先把國防理論建設起來呢？

國防理論決定國防建設，這是一項最重要的基本原則。而國防建設又決定戰事戰術。法蘭西不是在一九四〇年失敗的。實際上，當法國的軍事技術家接受了守勢防禦的靜態國防思想去建設馬奇諾防線的時候就失敗了。法國的軍事理論家，沒有正確地把握住戰爭發展的規律，以為戰爭形式會停滯在一陣地戰的階段，因而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強調靜態戰爭理論，並以靜態戰爭為出發點產生了一勞永逸的馬奇諾主義，等到馬奇諾防線築成以後，進步的軍事理論家如戴高樂、皮倫斯，雖然主張根據攻勢主義的動態戰爭原則建立機械化的機動裝備，但是因為木已成舟，克萊布元帥也祇好將錯就錯，根據實際的國防狀態，主張採取保持固定戰線的戰術戰術了。

法國人拿昨天的戰爭經驗做基礎，建設今天的國防以應付明天的戰爭；而希特勒却是以昨天失敗的教訓做基礎，建設今天的國防以應付自己定期發動的今天的戰爭，新的和舊的一碰，便碰出一幕法蘭西的悲劇。理論是不能錯誤的，錯誤的理論會產生錯誤的行動。我們從事國防建設，必須接受今天的教訓，使我們的國防向前走。不僅一定在今天的戰爭中取勝，而且足以應付未來的戰爭。未來的戰爭方式是怎樣的？這一個決定國家民族命運的重要課題，只有等待着中國的國防理論來答覆。

國防理論具體化了，便產生一個國家所賴以達到生存發展之目的的國防政策。國防政策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部門，它往往受一國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所限，但眼光遠大意志堅強的國防建設指導者，為了滿足國家生存發展的最高願望，却不惜變革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一部或全部，使其更適合於國防的需要。戰事是國防政策的一環，有時國防機構的每一部門，都為着達到戰略上的目的而服務。舉例來說，日本的國策是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德國和蘇聯的國策都是準備應付兩面作戰。它們的國防政策就為着實現這個總目標而努力，只要這種客觀的情勢一天存在，他們的國防政策是不會變更的。

我們中國是不是也需要確定一個國防政策，並且確定一個國防政策所追求的目的，或者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去建設盲目的國防？這也是一個決定國家民族命運的重要課題，也只有等待着中國的國防理論來答覆。國防建設不是一個人的事，也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事，因為時代已經走到人民的時代了，每個人都應該負起建設國防的責任。每一個人都必須用自己的腦和手，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為建設國防而服務。

然而建設國防却非從建設國防理論做起不可。理論會告訴我們現在是什麼時代，會指出國防建設的型式和路向，如果不認識時代，縱有馬奇諾防線和希特勒的作戰機械都是無用的。